

第五行，我們將經文念一念，對對地方：

【云何二見。一者眾生別業妄見。二者眾生同分妄見。云何名為別業妄見。】

今天我們要討論這兩種妄見，這在佛法修學當中是相當重要的一段，也就是說明宇宙人生的實際狀況。這個問題是很大的一個問題，也是有相當深度的問題，乍聽起來實在是不容易體會，但是最低限度，我們從經文裡面得到一個線索，依照這個線索努力的去尋求，事實真相一定可以見得到。見到事實真相就是佛法裡面講的明心見性，也就是所謂菩提涅槃。老同修從上面一直聽下來的，不會有太多的問題，當中來聽的就免不了要產生許多的疑問。今天我們所討論的，就是經文前面所講，「一切眾生輪迴世間，由二顛倒分別見妄，當處發生，當業輪轉」，要說明這個真相。

什麼叫「別業」？別是差別，是自己所造之業感應的一些果相。所謂是自業所感，自所受用，就是自己內心的感受，別的人不曉得，與別的人不能夠相應。在這個地方我們要注重「業」怎麼講法，我們一般所謂事業，把事與業連起來講，正在造作的時候叫事，事造作完就叫業。譬如我們在學校念書，正在念書的時候我們叫求學，修學圓滿我們叫畢業，結了業，這些事相比較粗顯，我們很容易能夠看得出來。在佛法裡面講，我們起心動念就是造作，所謂造作可以分為三大類，造作就是行為。心裡面有所思慮，這就是心的造作，也就是心的行為；言語，是口的行為；身體的動作，屬於身的行為。一切的造作總不外乎這三類，就是身、語、意（就是心意）。這三類，無始劫以來它的造作就沒有中止過。或者我們晚上睡

眠的時候身不動，口也不說話，身與口的造作暫時停了一下，可是晚上還作夢，作夢就是意的造作還沒有中止。當時這個造作，當時就結業，這些造作是屬於個人的行為，這就是別業。個人的行為結的業、受的報，也是個人的感受，所以叫做別。

第二種叫「同分」，同分在佛法裡面講叫共業。共業所感，凡是有這個共業的，大家都有分，都有同樣的感受，所以叫同。但是在此地我們特別要注意到的就是共業，雖然是共業，還是個人是個人的。譬如甲乙兩個有共業，實際上所造的業，甲是甲造的、乙是乙造的，不過他們兩個所造的業是非常接近，受的報很相似，這個共同是這麼個共同法。在本經裡面講得特別詳細，亦無怪乎古來大德稱《楞嚴經》謂之開智慧的經典，開智慧的《楞嚴經》，那就是它說得周詳。本經講的，若是就一個人的心識所見根身器界，這是『別業妄見』。只就個人來說，我們眼之所見、耳之所聞，我們接觸這個世間是個人的接觸，我們六根接觸外面六塵境界，自己內心的感受是苦受、是樂受，還是不苦不樂的受叫捨受，我們在大專講座裡面給諸位介紹的是五類的受，苦樂憂喜捨，這是屬於「別業妄見」。

在下文裡面說到，「例汝今日以目觀見山河國土及諸眾生，皆是無始見病所成」，一個人是這樣的，人人都不例外。再就是多數的人，對一個環境有共同的認識、有共同的見解，共同見到根身器界，這就叫『同分妄見』。雖然是共同的，實際上共中還有不共，譬如我們很多人在一起，我們夜晚看月亮，月色是一個境界，可是這許多人在這裡看，每個人心裡感受不一樣，所以同分當中又有別業，這種情形我們也能夠體會得到。底下經文也有一段說，「同是覺明無漏妙心，見聞覺知虛妄病緣，和合妄生，和合妄死」，這個在下面經文，到時候我們再細講。在此地需要說明的，就是阿難尊

者在前面提出他的疑問「見見非見」，而釋迦牟尼佛並沒有直接的答覆他，在此地為他詳細的說明二種妄見，這又是什麼原因？其實佛這一段的細說就是答覆阿難尊者的疑問。要不是詳細的把兩種見妄指出來，說明妄見有見，就沒有法子顯示出真見無生的道理。同分、別業雖然有差別，但都是虛妄的，都不是真實的，一切眾生於念念之中，可以說都具足了這兩種妄見，所以造成虛妄的輪迴。

佛家裡面常講的六道輪迴，六道輪迴也不是真實的。為什麼說它不是真實的？本來沒有六道輪迴，六道輪迴是我們自己造的。用什麼造的？就是這兩種見妄造的，這兩種錯誤的見解。雖然這是虛妄，就好像一個人帶著病，他有這個病相，病是虛妄的，健康是真實的，但是現在健康的身體帶著這一分病，凡夫的境界就像這個樣子。在諸佛眼睛裡面看，病去了，本來就是健康的身體，健康是正常的、是真實的；那個病是短暫、是暫時有的，不是正常的現象。所以說「終日恆真，終日在妄」，雖然我們現在是在這兩種妄見之中，在生死六道輪迴之中，我們的真性，經上所講妙覺明性並沒有喪失。從哪裡見得？前面十番顯見就指出我們六根的根性，確實是不生不滅、是真實法，是真見不是妄見。這一大段經文，我們用了很長的時間才把它講完，從前面十番顯見最重要的就是叫我們覺悟，在假我當中要認識真我，禪宗裡面所說的本來面目，本來面目原在我們自己這一身身體之中，我們自己要認識。見聞覺知之本能就是真心，不生不滅的真心，可是現在帶了一分病，帶了一分迷妄，這個迷妄是什麼？是不覺。

不覺，再給諸位說，對外面萬法之不覺，那是枝葉上的問題，並不很重要；對於自己本身真妄的不覺，這才是重要。在中國佛法，無論是宗門或者是教下，教學的宗旨都是教我們認識根本，從根本起修。根本是什麼？就是我們自己的真心，要從真心起修。《楞

《華嚴經》就是說這個問題，佛在此地給我們很具體的指出來，十番顯見第一番指出來，見就是真心，在六根裡面舉一根做一個代表。能見的是真心，可是見到外面一切色法，你生分別心、生執著心、生妄想心，這些都不是真心，這些叫妄見。前面十番顯見顯的是真見，現在給我們講的這兩種妄見，這在我們學佛的人來講，如果真妄不能辨別，那就沒有法子入門。究竟了義的佛法，最初方便也就是最初下手，就是教給我們辨別真妄，真妄能夠辨別、能夠明瞭，至於如何捨妄、如何用真，你自己就會了，不必等待別人教你。這個境界就是佛法裡頭常講的「無修而修，修而無修」，確實是高級的佛法，高級的佛法基礎就在此地。

不能辨別真妄，那只有從初級的方法學起，按部就班再慢慢來。但是我們中國古聖先賢的教學，總是希望我們早一天踏上圓頓的法門，而不是讓我們按部就班慢慢的來。這是古聖先賢的慈悲心，好像父母照顧兒女一樣，總希望他的學業能很快的成就，最好是不必按部就班的念，用種種方法來給他補習，來加強他的進度，使他早一天能夠成就，這是我們中國人的想法。跟那些南傳佛教大異其趣，南傳佛教就好像是按部就班的，一年級、二年級這麼樣念下去，從來也不可以躡等，也不可以跳班的，但是躡等、跳班在我們中國是很平常的習慣。雖然如此，這一開頭得要按部就班來，先得培養。正是《華嚴經》裡面所說的，「行布不礙圓融，圓融不礙行布」，圓融跟行布同時來，這種教學法實在是妙不可言！行布就是什麼？按照次序，圓融就是沒有次序。在沒有次序當中有次序，有次序當中又沒有次序，這是我們中國的佛教。

談到佛教，中國佛教高明，中國佛教也難學。我們中國人學中國佛教，那當然是得天獨厚，生活在這個環境裡面得其方便。外國人來學中國佛教就很困難，為什麼？他們沒這個經驗，也沒有聽過

這麼個說法，一接觸就會感到迷惑，就會有疑問。他要是到南傳不會有疑問，按部就班的來，不會有疑問；到中國來的時候，這種疑問是在所難免。那就是圓融跟行布是一不是二，佛在本經實際上也是說明這個問題，這個問題明白了，前面「見見非見」的疑問自然就解除。這個疑惑要是沒有了，妄見就消失，妄見沒有，輪迴也就不存在，由此可知世尊說法之善巧。這裡第一句徵起，『云何名為別業妄見』，這是阿難請教的，什麼叫做別業妄見？下面是釋迦牟尼佛的解釋：

【阿難。如世間人目有赤眚。夜見燈光別有圓影。五色重疊。於意云何。此夜燈明所現圓光。為是燈色。為當見色。】

在此地佛是用比喻來叫他體會，這樣的比喻，眼睛害過眼病的人都有的經驗。這個地方是把健康的眼睛比喻作如來藏性，把燈比作清淨的境界，在佛法裡面講的一真法界，又稱之為不思議解脫境界，這是說的境界，這個言語很淺顯，意思很深。一真法界是諸佛菩薩的境界，我們所住的境界與諸佛菩薩的境界，原來沒有兩樣，兩樣在哪裡？是在自己錯了。譬如我們大家在這個講堂裡，講堂點這些燈，我們看這個燈清清楚楚。可是其中要是眼睛害了病、長了病，他看這個燈，燈上就有個圓影，那個圓影只有他看見，健康的人看不見。這個圓影並非真實，是虛妄的，那個虛妄是因為他自己眼睛有病造成的。諸位要曉得，一真法界就像我們實際的狀況，六道輪迴就像圓影一樣，原來是自己有了這兩種妄見才產生這個東西，這個東西原是一真法界裡面的虛妄相。這個地方是以極其淺顯的例子來比喻凡聖境界之不同，說明其所以然的道理。

『目有赤眚』，眚就是病，眼睛害了病，那眼睛紅紅的，眼睛長了病。這是比喻業識妄見，業識妄見裡面特別是指第六識的見分、第七識的見分，為什麼？前五識與第八識的見分，那個病比較來

得輕。最嚴重的就是第六、第七識的見病，以及與六、七識相應的心所。這些心所，諸位要曉得，心所法也有四分，就是見分、相分、自證分、證自證分，所以見妄見是相當的複雜，並不單純。給諸位講五十一心所、講八識，實在還是歸納的說，天親菩薩把《瑜伽師地論》歸納為百法，而《瑜伽師地論》裡面說六百六十法，說得更詳細。六百六十法是一切法的歸納，它還是一個綱領，由此可知，妄見的複雜不是我們思惟想像能夠得知的。實際情形我們要了解，佛說法是提綱挈領的說，叫我們舉一反三，聞一知十，這樣才能夠入門。

我們以赤眚就是代表心心所的見分，這些見分全是妄見。前面我們講的十番顯見是講的見性，也說得很清楚，我們現前的見性，眼根裡面能見的見性，耳根能聞的聞性，這是阿賴耶的見分，不是其他心心所的見分，是單單指阿賴耶的見分，這個見分是真妄和合，所以叫帶妄之真，它是最接近真性的，十番顯見是說的這個。可是到最後佛跟我們講，講到「見見非見」這一句是純真無妄了，阿難這個疑惑擺在這一句上大有道理，這是純真無妄的境界。要是依唯識裡面來說，是轉阿賴耶為大圓鏡智以後的境界，在十番顯見裡頭只有這一句四個字說明這個境界。佛教給我們，也是阿難在楞嚴會上所要求的，我們要想修證無上菩提，從什麼地方修起？要佛指示我們最初入門下手之處，這就叫最初方便。佛法大家都曉得，一般常說「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」，總得找個方便門才能入得進去，這是最初方便，就叫我們辨別真心與妄心。

經裡面講的『圓影』，這燈上所現的圓影，這是比喻四大所造虛妄的境界；換句話說，也就是包括心心所法的相分，是比的這個，這是相分。『五色重疊』，病眼看的燈上五色重疊的圓影，這是用來比喻凡夫、外道、小乘、權教菩薩之五蘊，色受想行識，這裡

面有色法也有心法，就是比喻我們現前見聞覺知所接觸的境界相。首先就是把它哪幾句比的是什麼東西，我們要把它認識清楚。在真心實際理體裡面本無一法，正是六祖所說的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，《永嘉大師證道歌》裡面說「覺後空空無大千」，這說的是真話。我們如果聽了這樣的講法，會不會害怕？在迷惑顛倒的時候還有這個世界，還有這芸芸眾生；覺了之後，世界也沒有了，人也沒有了，這多孤單、多寂寞。有這種想法的人不少，確實是有人在。這個想法，經上所講的，還是妄想，為什麼會有妄想？對於實際真相並沒有了解。

實際真相明白，就不會再起一念。如來藏心、清淨心中沒有能所，譬如我們舉眼來說，沒有能見、沒有所見。這個話要細細聽，能見所見離開之後，再問一問有沒有見？眼睛睜得那麼亮，怎麼會沒有見？能見所見是妄見，那是見病，能見所見沒有了，就是真見現前。為什麼？有能有所就有分別，分別是第六意識見的，這就是真見上附帶著第六意識，所以有能有所。既有能所就有好惡，這個我喜歡見、那個我不喜歡見，這就是第七意識又起了作用，又附帶第七意識，這就叫做妄見。能所離開之後，真見就現前，那是純淨真心本性的作用。如果你見到還有四大、五蘊、色心這些法，依舊是妄見。諸位要曉得，四大五蘊種種之法都是從分別心裡面生出來的，全是從能見所見裡面生出來的，本來沒有這些東西，這樣你才能夠見到諸法實相。一切諸法實相是什麼？相就是性、性就是相，性相不二。

既然性相不二，佛為什麼說四大、五蘊、十八界、七大，說這些法？如果你要說佛說了這些法，那你叫謗佛，你不解如來所說義。因為佛，你看在《金剛經》上明明說他沒有說一句法，你怎麼說他說法？佛無法可說。說法四十九年就是說而無說、無說而說，所

以幾時我們能夠會通，佛說的四十九年原來一句話都沒有說，你就入了境界，你就大徹大悟；你要是認為佛有所說，你還住在兩種妄見之中。你要見到佛無法可說，那個時候你才能夠體會到，原來一切眾生皆無法可說，生佛不二。不能說佛說了四十九年他沒有說，我們天天在此地說話，難道我們有說嗎？我們跟佛還有兩樣嗎？沒有兩樣！這個義趣很深。再給諸位說明白，一切境界相不是不在，是存在的，在一切法裡面見不到四大五蘊、色心等法，純粹是一真法界、平等法界。如果在法界裡頭有人有我，這是二法，是妄見；有動物、有植物，這是妄見。《華嚴經》裡面所講「情與無情同圓種智」，過去大專講座還特別出這個題目讓同學辯論，愈辯愈妄，這怎麼能辯？不入這個境界怎麼能曉得這樁事情？這是甚深的境界，無法可辯。

此地說到「圓影，五色重疊」的比喻，為什麼會有這些境界相？我們這部經實在說得詳細，但是經文在後面，前面也有提到，後面還有細說。所謂是一念隨緣，這就成了業識，凡夫所謂是一念不覺。諸佛菩薩已經是徹底覺悟，他不是不覺，覺悟了也要到我們人間來，跟我們這些不覺的人混在一起，我們稱之為「倒駕慈航，乘願再來」，他憑什麼來？他憑隨緣來。他覺，不是不覺，他來幹什麼？如果他來，真有一個目的要來幹什麼，那他就迷了。他說我看到眾生很可憐，我要來度眾生，他要有這一念他就迷了。實際上他確實是來幫助我們的，普度眾生，「普度眾生」是隨我們迷惑顛倒見解來說的，不是隨他來說，他的心是清淨的，清淨心中一念不生，哪裡有什麼度眾生！像《金剛經》裡面佛所說的，度無量無邊眾生，實無眾生而得度者。可見得悟了的人，心永遠是清淨的，見色聞聲永遠是不動心的。雖然不動心，能與萬物感應道交，眾生有感，他就有應，所以他是活活潑潑的，他不是死的。這是真心的作用



，有體有用，體用都是自在的。

本經裡面說得好，「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」，上一次講到這幾句的時候，我也給諸位舉過比喻，好像鐘鼓，你看到它是很安靜，你敲它一下它就響，大叩則大鳴，小叩則小鳴，隨叩而鳴，不叩它不鳴。你叩它鳴的時候，鳴而不鳴，不鳴而鳴，為什麼？它無心。你叩它的時候它響了，它不是有心來答應你的。那個有心，有心之心是妄心，無心之心是真心，所以無心是無妄心，無妄心所顯示出來就是真心。像這些道理，諸位要細心去體會，這是真正我們講修大行、真正講用功夫關鍵的所在。所以諸佛菩薩這一念隨緣也能現一切相，在佛法裡面叫做生相無明。佛與等覺菩薩都帶著這一分生相無明，假如佛要不帶這一分生相無明，在我們來講，佛對於眾生就毫無意義可言。等覺菩薩那一分生相無明是不覺，佛帶這一分生相無明是覺，就是這一點不一樣。像經典裡面所講的隨類化身，《普門品》裡面講的三十二應身，應以什麼身得度，佛菩薩就能現什麼身，這就是帶一分生相無明才能起這些作用，與一切眾生感應道交，這個地方才稱之為大慈大悲。否則的話，大慈大悲就沒有落腳之處。我們見經典裡面所講，十方諸佛國土清淨莊嚴，都是這一分生相無明變現成就的。

剛才我跟諸位說了，在真正徹底覺悟之後，見相兩分是一不是二，性就是相、相就是性，性相圓融，性相不二，顯示的境界才是大自在。諸位要是在這個地方能體會到，你讀《無量壽經》、讀《十六觀經》，看到西方極樂世界清淨莊嚴，你就能夠生清淨信心，再沒有疑惑。為什麼？理論上講得通。再看《華嚴經》，看毘盧遮那佛的華藏世界，那個境界更殊勝、更莊嚴，你也沒有懷疑，理上通了，事就有可能。可是在此地，我特別要給諸位說明白，就是西方極樂世界決定不可以輕視。佛陀在世的時候，我們可以依靠他老

人家，佛滅度之後，佛教給我們依法不依人，法是佛所說的一切經，佛滅度之後，經典就是我們的依靠。他是祖師、他是菩薩、他是大善知識，如果他講的這些道理，指點我們修行的法門，與經典相違背，我們就不必相信他，不必去依照他的話去做。我們要依照佛的話去做，我今天特別提出來，淨土法門之重要，就是從依法不依人上來說的。

最近好幾次人家來問我，提出這個疑問，有人說西方淨土不值得修學，而且是有名氣的人說的。名氣人也不行，《華嚴經》這是大家公認的根本法輪，你看華藏世界多麼殊勝莊嚴，可是《華嚴經》的總結，就是最後的結論，是普賢菩薩十大願王導歸極樂。極樂世界如果不值得去，為什麼華嚴會上那些法身大士，那是圓教裡面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就是從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、等覺，這四十一類的菩薩，四十一個位次的菩薩，菩薩的人數無量無邊，普賢菩薩等於做隊長，率領他們都到西方極樂世界。由此可知，釋迦牟尼佛叫我們到西方極樂世界去參訪阿彌陀佛，從《華嚴經》上就開始說清楚了。佛在《大集經》裡面又給我們普遍授記，說佛的正法時期戒律成就、像法時期禪定成就、末法時期淨土成就。我們現在生在末法時期，佛給我們講淨土成就，我們要是捨棄淨土去修其他的法門，這是違背佛的教訓。那是好高騖遠，是妄見特別重的人，不能依教奉行。這是我們一定要記清楚的，老實念佛。講堂裡面所講的一切經，其目的是叫同修們斷疑生信，《金剛經》說得好，「信心清淨，則生實相」，實相就是一真法界，實相就是理一心不亂。我們現在念佛得不到一心就是理不明，疑慮不能拔除，清淨信心不能夠生起，所以念佛功夫才不得力。一切經無非是說理，破迷開悟，其目的就是叫我們得一心，一心就是一真法界，就是明心見性。

世尊在這一段答覆阿難尊者的經文之中，也是這個目的，也是破除阿難的疑惑，使他生清淨信心。從言語文字上看不是直接答覆，從義理上去看確實是答覆他「見非是見」。舉這些例子，來顯明「別業妄見」，就是答覆「見非是見」，佛以眼睛長病目眚來做比喻。目眚見病是我們很容易明瞭的，所以才見到燈光上有虛妄的圓影。為什麼曉得這是病見？因為我們健康的人看燈上並沒有圓影，等到他自己眼睛恢復好了之後，他看燈上也沒有圓影，就證明這個圓影是虛妄相，決定不是真實相。雖然不是真實相，可是眼睛有病的時候它真有圓影，不是假有，它有這麼一樁事情，事雖然是虛妄，妄真有，它實在有。譬如兩個人都害眼病，兩個人見到，「我見燈上有個圓影，你見到沒有？我見也有」，這就叫同分妄見，同分妄見就這麼來的。一個有病，一個沒有病的人見到這個，「你見有沒有？我見沒有」，他見有。那個見沒有的人講的是真話、實話，確實沒有；見有圓影的人也是說實話，他見的也確實是有。

佛是用這個淺顯的比喻來說明眚是病，我們妄見就是病，用這個來比喻見精是妄。他見的圓影是什麼？我給諸位說明，凡聖同居土、方便有餘土、實報莊嚴土，這些四大五陰依正莊嚴就是那個圓影。也許說到凡聖同居土、方便有餘土還可以講，沒有見性的人我們見的是虛妄的境界，實報莊嚴土難道也是圓影嗎？我們在大經裡面所了解的，實報土是見性的菩薩，在《華嚴》裡面講圓教初住就破一分無明、見一分本性，這個我們常常講，這是真實的境界不是虛妄的；雖是真實，諸位要記住，帶妄的真實。不但十住菩薩還帶妄，四十一品無明，十住菩薩才破個幾品而已，他帶了不少妄。等覺菩薩還帶一分，他有一品沒破，等覺菩薩那一分生相無明是迷不是悟，所以還帶一分，實報莊嚴土也是圓影。到什麼時候才不帶圓影？常寂光土那就不帶，純真無妄，寂光淨土。

還有一點我們可以能夠明瞭的，這三土皆有三輩九品，有等級的高下，常寂光土裡頭沒有聽說三輩九品，為什麼？完全是平等的。所以三輩九品在三土裡可以講，常寂光沒有，從這一點諸位也能夠體會到，常寂光是成佛的境界，最後那一分生相無明也斷盡了，這是寂光淨土，寂光淨土就叫一真法界。實報莊嚴土也是一真法界，是法身大士的一真法界，寂光淨土是如來的一真法界。寂光淨土既然是一真，成了佛之後，試問問有沒有先成佛跟後成佛？如果還有先後就不叫一真，為什麼？先跟後就是二，那哪裡是一？所以成了佛之後決定沒有先佛後佛，也沒有大佛小佛，全都沒有！說先佛後佛、古佛今佛、過去佛、現在佛、未來佛，都是凡夫之見，佛是順眾生知見說的，隨俗而說。在佛的境界裡面沒有這些，不但以往沒有，現前也沒有。縱然是倒駕慈航應化在我們世間，諸位要曉得，應化是我們見到他跟我們住的是凡聖同居土，而佛自己所感受的是一真法界、是常寂光淨土，所以寂光與同居不二。

就好像什麼？我們好眼睛的人看到這個燈光，眼睛有病的人站在我們旁邊也看到這個燈光，他說燈光上有圓影，我們也說是有，為什麼？對他講的。你看到是有，好，就隨順你說有，實際上我看到沒有。我不能我看到說沒有，你說一定有，我說一定沒有，這兩個人要抬槓子，到底誰是誰非？一個是迷惑的人，一個是覺悟的人，覺悟的人就隨順迷惑的人，恆順眾生，隨喜功德。不順，度不了眾生，不順著他，喚不醒他，要叫他破迷開悟就得事事都順他，這個普賢十願恆順眾生、隨喜功德。這是說明三土五陰全是妄見所見的，唯佛在常寂光中不見三土五陰，那是真見所見，到這個時候就是真見見到妄見。就是寂光淨土見到等覺菩薩，等覺菩薩還是妄見，到你見到他是妄見，可見得你真見現前了，「見見非見」。佛這一番的比喻，你看這個意思就把阿難的疑問解除了。

可是如果因於妄見迷了真見，這樣才重疊生起所謂因緣生、自然生，種種的執著。又由於三土五陰之虛妄，這種虛妄的情形並不明瞭它本來是當體即空。眼病看到燈上圓影當體即空，這個我們一下就能夠覺悟；同居土、方便土跟實報土當體即空，我們就很不容易了解，唯有寂光土是真實。這確實是難，難在哪裡？難在我們迷得太久了。我們講眼病見圓影當體即空，他立刻就能夠覺悟，為什麼？他原來眼睛是好眼睛，看那個燈上沒有圓影。現在眼睛長病，一看有圓影，告訴他圓影當體即空，他相信。為什麼？我從前看，上面沒有。我們現在像個什麼樣？好像從生下來眼睛就長病，一直到現在都沒好過，一直看上都是有圓影，你說沒有圓影我不相信，我明明看到有。他以前沒有這個經驗，難就難在這個地方。所以佛給我們講真實的境界，我們反而不懂；給我們講假的，我們都很容易了解。眾生認假不認真，病根就在此地，佛隨順我們說，都叫做假名建立，佛是隨順我們說的。給我們說，我們這些病總名稱就叫做見思惑，見解上的錯誤、思想上的錯誤，錯在不能夠明白事實的真相。

如果能夠通達「見見之時，見非是見，見猶離見，見不能及」，要是到這個境界，那就是眼病好了，恢復了健康；換句話說，你也踏入了常寂光淨土一真法界。這個境界高，實在是高，再沒有比這個高的。但是諸位要記住，我們中國的佛教，我們中國人學佛目標就在這個境界上。尤其明顯的是中國達摩所傳的禪宗，他這個方法所謂是不落階級，直接就叫我們取常寂光淨土，連實報莊嚴土都不甘心，這是我們中國人的志氣。我們念佛目的一定在理一心不亂，理一心不亂說實在話還在實報莊嚴土，這是最低的限度。再提升一級就進入到常寂光淨土，這才是念佛人的成就，念佛人的目標之所在。所以不可以「我只要下品下生就夠了」，這樣的志氣太低。

諸佛菩薩最歡迎、最喜歡的，是你直接取常寂光淨土。就在我們這一生當中，就能夠踏入一真法界。這個事情再問一問：能不能做到？給諸位說，決定能做得到。如果做不到，佛與祖師決定不說，佛菩薩不說人做不到的事情，佛菩薩絕不強人所難。可見得不但可以做到，而且還不難做到。但是諸位要曉得，你要做到，首先要通達這個道理，理論上沒有障礙，然後在事修上才沒有障礙，《華嚴》裡面所講「理事無礙，事事無礙」，這樣我們一生的修學足夠足夠。今天就講到此地。